

當代人

文化復興巨擘張其昀

康僑

嚴父名師寄望殷切

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張其昀（曉峯）方祇十二歲，將赴鄞縣（寧波）第四高級小學攻讀。臨行之際，他的尊翁特將清代大史學家鄞縣先賢全祖望所著的一部「結埼亭集」，放在他的行囊之中，告訴他說：

「全謝山先生的這一部著作，你現在還看不懂，但却可以留作一項紀念。」

全祖望，字紹衣，又字謝山，雍正舉人，以選貢晉京，嘗與桐城派創始人方苞論禮，方苞大為驚異。乾隆初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以知縣用。全祖望不屑作百里侯，遄返故里，在戴山書院，端溪書院主講，專事網羅文獻，表彰忠義，重要著作有丙辰公車徵士小錄、漢書地理志稽疑、經史問答、句餘土音、結埼亭集。

張氏的尊翁在他負笈離家之前，特地置「結埼亭集」於愛子的行囊，希望他效法鄉前賢全祖望以布衣之士，肩負國史大任，具期盼之殷。

文復與巨擘張其昀

自古以降，寧波一府，衣冠文物，甲於東南

諸郡，自是山川鍾毓，地靈人傑之所。張其昀誕生於前清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世代書香，家學淵源，七歲啟蒙，在故里鄞縣西南鄉張家祠堂入塾，十二歲入舊制高小，十四歲升浙江省立第四中學，民國八年，五四運動，全國青年學子，羣起響應。張氏品學兼優，衆望素孚，被推選為寧波學生會代表，赴滬參加全國學生聯合會，揭櫫「救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救國」的主張，同年七月，投考中央大學的前身——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文史地部，學科成績特優，却因體格不合錄取標準，險些名落孫山，名教授柳詒徵深愛其才，據理力爭，方使張氏跨進了南高大門。

南高文史地部主任是舉國聞名的大學者，南京劉經庶（字伯明，後以字行），劉氏講授哲學史和思維術，曾予張其昀莫大的啟發。又有柳詒徵教授指導張氏致力於方志學、圖譜學、史料學，熟讀地理，研習科學，勉其直追二顧（顧炎武的史學，顧祖禹的地理學），史地並重。

民國十一年，南海梁任公（啓超）膺聘在南高講學，批閱張其昀的論文，曾推許備至的說：

「荆公所官，謝山所產，前修未遠，勗哉！」（梁任公所謂的「荆公所官」係指王荆公「安石」曾任鄞縣知縣，謝山即鄞縣先賢全祖望。）

筆挾風雷震撼士林

張其昀氏在南高就讀期間，民國十一年元月，劉經庶，柳詒徵等，創辦「學衡雜誌」，鼓吹共和國國民精神，從事學術研討，這一份「學衡雜誌」，給予南高師生的啟迪與影響既深且鉅，南高學風，沛然以成。民國十二年六月間，張其昀自南高以優良成績畢業。根據南高的規定，學生畢業以後，必須在校擔任兩年實習教師。由於張氏學有專長，名重士林，上海商務印書館央人延聘編輯高初中地理教科書。張氏和該館約定不擔任該館編譯所的正職職員，僅利用授課之暇，撥冗執行編務。經獲該館同意，張氏乃一面編教科書，一面在母校任教。自民國十一年至民國二十五年，張在南高、東大、中大任教十四年。由講師而副教授而教授。課餘埋首進修與著述，所刊行的重要譯著和論文，計有「中國民族誌」、「中國經濟地理」、「浙江省史地紀要」、「人生地

「拙學」(譯自 J. B. Broadest 原著)、「戰後新世界」(譯自 Dr. Isaih Bowman 所著之 New World)。

同期，張氏還曾遍遊浙江全省，並北上東三省，在東起安東鳳凰城，西抵長春、吉林的廣袤區域內，暢遊五十五天。又以一年時間深入西北，從鳳嶺出褒城，自略陽越祁山，兩度進出秦嶺，再由蘭州為起點，作五次壯遊，循河西走廊直抵敦煌，上溯蒙古高原，到了綏遠以北的百靈廟，南越秦嶺到漢中，尤曾直抵青海湖濱，往遊甘肅西南的拉卜楞一〇八寺，直到民國二十五年夏季，方始返回南京。

西北壯遊歸來，張氏曾在「地理雜誌」發表了一篇筆挾風雷的文章，在日本軍閥侵華日亟之際，對於鼓勵國人奮起抗敵，實有莫大的鼓舞作用。張氏文中的警句有云：

「一國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之關係，殆如巨石之與紀念碑。所謂尺土寸地不能讓人者，豈祇以山川天然之美麗，地下豐厚之寶藏？尤其為我祖宗手足之所胼胝，心血之所流注也！中國任何地方均含有整個民族艱難奮鬥之歷史。名勝古蹟，處處皆是民族之紀念碑。國民過此，豈有不動可歌可泣之情緒也哉！」

這一篇情文並茂的論著，震撼士林，風行一時，人人都懷着惕勵奮發的心情來讀張氏的這篇大作。名地理學家丁文江時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他對張氏的學術造詣一向器重。因此，民國二十四年中研院成立第一屆評議會，評議員由全國各大學選舉產生，張其昀實至名歸，榮獲當選。那一年張氏方祇三十五歲，在全體評議員中他的年紀最小，而且還是唯一不曾出過國的。

淵源有自游刃有餘

民國二十五年秋，國立浙江大學創辦史地學系，聘張其昀出任教授。使張離開中大改就浙大的原因，其一是為了使浙東學派的史學傳統發揚光大。浙東學派始自宋代的浙東呂祖謙、王應麟等，他們致力於史學，教人以致用為事，考古今之成敗，由諳練掌故以濟時變。當年張其昀的尊翁，和他的老師梁任公對他均以全謝山相期待，張氏却能盱衡古今，更益一境，遠

承浙東學派的偉大傳統。再證諸張氏自民國三十八年來台以後，治學、從政、興學的卓越獻替，便可以規知他是淵源有自，而且游刃有餘。

張氏之成為浙大名師，任教浙大前後歷時十三年之久，其第二個原因，則在於他愛護桑梓殷切，決心作育鄉邦子弟。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蘆溝橋變作，日本軍閥大舉入侵。浙大自此便與戰爭結不解緣。首先是學校所在地杭州被炸，繼而八一三淞滬戰起，砲火波及，浙大初遷江西建德，又因戰事蔓延，再遷吉安、泰和。民國廿七年冬，首都、武漢相繼失陷，湘鄂兩省戰雲瀰漫，浙大當局三遷其址，舉校疏散到廣西宜山，詎料部署未定，大批日機即在浙大臨時校舍投彈一百二十一枚。當敵機甫行離去，張氏立即前往各處校舍探看，慰問同學，一百二十一枚炸彈不曾炸傷一名浙大師生，但學生宿舍已成一片廢墟。然而浙大師生毫不沮喪，依然不屈不撓繼續上課。二十八年八月，張氏膺聘兼任浙大文學院史地研究所主任。

廿八年冬，日寇瘋狂入侵，桂南會戰揭開序幕。浙大奉命四度遷徙，搬到了貴州遵義。從此直到抗戰勝利復員，國立浙江大學在遵義山城上了七年的課，張氏將浙大史地研究所分為「史學」、「地形學」、「氣象學」、「人文地理學」四個組，並且聯絡浙大文學院長梅光迪、史地學系教授張蔭麟、錢穆等，在三十年八月，創辦「思想與時代」月刊，以溝通中西文化、研討建國問題為宗旨，與二十年前的「學衡雜誌」一脈相承，後先輝映。



民國三十二年在美國哈佛大學講學時的張其昀博士。

民國三十二年二月，美國國務院文化關係司函請我國各國立大學，每校遴選一位教授，赴美講學訪問，浙大推選張其昀前往訪問，他自同年

四月啓程，八月二十四日到達華府，在哈佛大學講學兩年。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抗戰勝利，國土重光，浙江大學着手復員工作。三十四年底，張氏

返抵杭州，復任史地學系暨史地研究所主任，不久又繼梅光迪之後，出任浙大文學院長。

### 書生從政

#### 空前建樹

中共播亂，大陸局勢逆轉，張氏於三十八年六月舉家遷抵台北，應國民黨總裁蔣總統

蔣公徵召，任職總裁辦公室秘書組長，其間曾隨侍蔣公訪菲訪韓，返國後著有「碧瑤紀行」、「鎮海紀行」，在書中曾一針見血的指出：

「遠東聯盟的號召，決非太早，而是稍遲，且其意義絕非是僅僅對於赤色帝國威脅的答覆，而尤在於積極增進遠東各國人民經濟與文化的水準，以奠立遠東永久和平的基準。」

旨哉斯言，即使在今日讀之，亦可謂知張氏之真知灼見，高瞻遠矚。

蔣公所界予張氏的另一重要任務，是為編撰中國國民黨黨史。蔣公且將他的私人日記與相關文件，交由張氏閱讀參考。民國四十一年六月，張著「黨史概要」第五冊業已刊行，其後即改名「中華民國史綱」，列入國民基本知識叢書。

民國三十九年三月一日，蔣總統復行視事。張氏奉派為中央宣傳部部長，七月二十六日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成立，在十六位改造委員名單中，張其昀名列第二。八月五日復奉派出任中央改造委員會秘書長。四十一年十月十四日國民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張氏當選中央委員，中央委員會正式成立後，他仍蟬聯秘書長一職。

民國四十三年五月廿五日，俞鴻鈞繼陳誠組閣，張其昀被延攬為行政院政務委員兼教育部長，從這一天開始，到民國四十七年七月張氏辭職交卸時為止，為時四年又兩個月。其成就堪謂空前，概括言之約有下列三點：

一、高等教育：從一所台灣大學，進而使政大、清大、中大相繼復校，又核准了東海、東吳大學和中原理工、高雄醫學院等私立院校的設立。並使省立師範學院擴充為師大，台南工學院升格為成功大學。我國大學教育之蓬勃發展，全面推廣，形成空前未有之鼎盛現象，為國家造就無數人才。



張其昀博士在教育部部長任內陪同 蔣總統視察中央研究院。

二、中等暨國民教育，張氏尤能使其質與量兼籌並顧，成績斐然。他一向主張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國校生免試升學。這兩項重要措施，雖然都在他卸任教長以後實現，但其倡呼之功，依然不可埋沒。此外，諸如他創辦國立藝專和華僑中學，以及設立國校師資講習會，迄今歷有年所，普遍的提高了國校師資素質，為國人有目共睹。

三、社會教育：張其昀氏出任教育部長之前，全台北僅有新公園裏在日據時代設立的一所博物館，和同址一座聊勝於無的圖書館。但在張氏大刀闊斧，銳意建設之下，南海學園中的科學館、藝術館、教育資料館、歷史博物館和中央圖書館，鱗次櫛比，次第建立。實係張氏治事魄力與毅力的具體表現，而使全國同胞受益無窮。

### 治學興學華岡十年

卸任教育部部長後，民國四十七年秋，總統蔣公派張氏為全國最高研究機關的負責人：國防研究院主任，國防研究院是全國文武高級官員研討國家建設方針大計的最高學府。張氏主持此一機構之餘，在近十年間曾經主修、主編「清史」、「明史」、「元史」、「中華民國地圖集」、「中華民國文物精華」，以及其他許多煌煌巨著。此外他又在民國五十一年三月，從荒烟蔓草一片山坡上創辦中國文化學院；一所世界上最、最美，發展最快的大學。

中國文化學院自誕生、茁長，以至壯大的十年歷程。張氏在他民國六十一年三月一日所撰的

「華岡十年」一文中，曾有生動而詳盡的報導，特予選刊於次：

「華岡興學，倏經十年。這裏是中國古來民間講學傳統的繼承者，也是一所國際性新型大學的創始者。彰往察來，而作前瞻，朋輩千百，可勝感謝！茲當第十屆校慶的紀念日，願寫出幾段話，以資共勉。

「講到本校的創立，第一位應該提到的，是已故菲律賓僑領莊萬里先生。有一天，淡江文理學院前任院長陳維綸先生，駕臨敝舍，暢談菲島之行，謂您有位海外知己，就是這位莊先生。他對您在教育部的作風，印象很深，他很有意來幫助您辦學云云。

「不久，莊先生來到台北，住在新公園附近華園飯店。我去見他，證實了陳先生的傳語。他說，他願意先捐新台幣二百萬元，俟建造圖書館再捐四百萬元。並說：他將來出國訪問，有機緣會替您去敲敲門。這一番鼓勵，確實增強了我創辦本校的信心和決心。後來莊先生在美國波士頓旅途中病故，據說，他臨終前對人言，人生有什麼意義，還不應該多做些好事麼？現在本校大成館西翼，高懸萬里樓匾，就是紀念他。又本校新落成女生宿舍，稱為大莊館，義為莊敬自強，進門處也有匾曰莊萬里紀念館。因為莊先生曾到過這裏橘子園，深愛其地，謂他日欲返祖國，終老是鄉。真的，華岡乃是一座友誼之宮。其他精神上物質上竭誠贊助的人，不一一列舉了。

「語云：『但問耕耘，不問收穫。』但收穫之豐，往往為耕耘時所不及料。本校現已成為學

制最完整，學科最完備，師生人數最衆多，歷年發展最努力的一所學府。本人現在想扼要地提出下列八個特點：

「(一)國家博士 教育部已經頒授了本校研究部博士班四位畢業生以國家博士榮銜，這是民國成立以來，民間興學的創舉。

「(二)考試榜首 本校畢業同學有三位於同一年內，分別得到考試院高等考試，教育部公費留學考試，和外交部外交官考試的榜首，世稱之為連中三元，這是打破紀錄的。

「(三)華岡教授 本校創立全校教授的新制度，他們不屬於任何研究所或學系，而是全校性的，稱為華岡教授，都是中外著名的學者。目前已應聘的有吳經熊、錢穆、林語堂、陳立夫諸先生，共廿四位。

「(四)華岡青年 華岡青年經過了四年的作育，畢業時的水準已躋于第一流。前年夏，翁之鏞先生在本校畢業典禮時報告，謂是年國立政治大學研究部入學考試，除政大本身外，文化學院畢業同學考試成績，居於公私立大學的第一位。其他參加外國政府舉辦公費留學考試的，亦多先後獲薦，有的已學成回國。

「(五)年輕主任 現在大家主張提拔青年才俊，本校是率先實行的。像教務主任喬寶泰先生，研究部主任郭榮趙先生，哲學系主任吳怡先生等，都是大陸來台的苦學青年。本校主計室主任吳永猛先生，是一位澎湖籍的畢業同學，管理本校財務，著有勞績。

「(六)五育並重 本校有中正圖書館、華岡

博物館、華岡塔裏的訓育館，和興建中的藝術館和體育館，具體表示本校是德智體美羣五育並重的。藝術方面，像音樂、美術、戲劇、舞蹈等，本校新秀屢得錦標。本校臺籍同學約佔百分之六十（以來自中南部者居多），女性約佔百分之四十。本校同學在社會服務態度和成績，為一般人所稱許。在增補選民意代表中，本校畢業生有出任國大代表與省議員者。

〔七〕教授治校 私立學校，政府並無補助，本校又無任何教會或財界的支援，純粹是書生辦學，因之富於自由創造的精神。本校最高權力機構，為由專任教授選舉所產生的評議會，來決定重要方針和設施，交付行政會議來執行。

〔八〕華岡學會 最近評議會通過了本校畢業校友會即華岡學會董事會簡章。由創辦人聘請各研究所與各學系主任所推薦的優秀校友為董事候選人，共一百位。再由一百位候選人，選出董事十五位，候補董事十五位，組成華岡學會董事會，是為愛校建校的中堅。最近高雄成立愛華建設公司，為本校校友所組成，愛華二字，即為「我愛中華，我愛華岡」之意。

「至於本校校園的壯麗，校舍的崇宏，是一所世界最美的大學，與遊華岡者所共見，不待本人多言了。這是盧毓駿教授偉大的設計和貢獻。但本人以為精神比物質尤為重要。回顧八年抗戰，著名大學遷至後方，物質條件的貧乏，師生生活的艱苦，遠非今日所能想像。但曾培養出多少建國人才！以今比昔，我們更應加倍努力。」

「講到本校的前途，本人認為有無比的光明

和希望。本人想把中華學術院及華岡興業基金會，和本校的關係提一下。

「中華學術院乃以華岡為基地，延聘中外著名學者為會員，現達一千四百餘人，他們資格都是大學教授或曾得博士學位者。中華學術院乃以宏揚三民主義與中國文化于世界，促進國際合作與文化交流為主旨。五年以來，默默地在幹，逐漸形成了國際華學研究的一個重鎮，可與本校收到相輔相成的功效。學術院出版物，除各種叢書外，有英文本『中國文化』季刊及『華學月報』等期刊。我們的理想，不僅要使華岡為中國之華岡，亦為天下之華岡，為海外華人與世界學人商量舊學、涵養新知的勝地。」

「華岡興業基金會與文化學院及學術院，是教學、研究、實業鼎足而立，三位一體的整體。現在世界各私立大學，多賴經營副業以充裕財力。此即建教合作的精神，在本校至感需要。因本校把研究部和大學部兩者並重，研究生現達三百餘人，含碩士班和博士班。因研究生不繳學費，復普遍給獎學金，目前規定了一律住校，圖書館裏，每人有固定的閱覽桌，且須個別指導。故其負擔之重，非僅設大學部之普通大學所可比。本年起，本校發起了華岡興業基金會，鼓勵華岡學會董事會，來創辦實習工廠、農場、商行等，與各研究所及學系密切配合，將來發揚光大，定可收到利己利校利民的功效。」

「華岡的自然環境，所謂『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是一個很好的大學城，也是理想的文化觀光區。在華岡區域以外，現正在致力於一

個新社區的建設，本着都市鄉村化，鄉村都市化的理想，想創造一座花園城，為大台北衛星都市之一，不僅解決居民住的問題，亦為理想中社區的實驗，一面為社會大眾服務，一面為校友開拓創業機會。經濟繁榮與文化邁進，互為因果，藉收學以致用，可大可久的效果。學術為國家的元氣，青年為民族的命脈。志定於前，功成於後；事在人為，有志竟成，這是我們所確信和堅信的。」

民國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國防研究院因任務達成，暫告結束，該院一共辦了十二期，結業研究員七百餘人，都是政府軍政高級幹部，該院對研究員曾就理論與實際分別授以高層次的戰略學科，亦即美國所謂之「大戰略」課程。誠如六十一年十一月廿四日台北聯合報所謂：

「十二年來，國防研究所造就的人才，均在各機構擔任重要職務，他們把所學發揮在建設國家，光復國土的總體任務上，雖然目前國防研究院的業務，暫時告一段落，但七百多位高級幹部所產生的影響，却是長遠的。」

同日，又欣逢中國文化學院創校十週年，該校師生校友曾在華岡熱烈慶祝。張其昀氏謙稱為「華岡的園丁」，實則，以他的輝煌成就而言，稱他為文化復興的巨擘，必也當之無愧。

### 關山煙塵記 喬家才著

特價貳拾元請附郵票寄中外雜誌社，立即寄書。